

# 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 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

黃寬重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座教授

## 一、前言

書畫文物不僅具財富價值，也是文化素養、乃至身份地位的象徵，向來被視為富盛的個人或家族陶冶涵養、增進人際交流，乃至形塑特殊身份的要件。自古以來，書畫文物吸引人們蒐藏與研究，擁有知識並藉以討論書畫文物，更是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人際關係的媒介。文人雅士多藉遊賞觀覽、詩文唱和及品評文物，增進彼此情誼，也從而提升了藝術文化的內涵與深度。

這些對書畫文物有興趣的士人群體，自認為文化修養是他們與一般只追求仕進的官僚有別之處。這種身份上的象徵與區隔，也促使眾多個人乃至家族，以積累文化修養為取得科舉功名後的努力目標；久之，書畫文物形成一項串建家族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的利器，是個人及家族追求政治地位、社會影響力之外，更著意經營的方向。

本文以南宋中期重要名臣樓鑰為例，藉由他及族人在家族環境薰陶及能力養成的訓練下，對書畫文物的蒐集整理，以及刊刻族人著作，配合家園、祖墳的重建過程，呈現樓鑰個人藝術文化素養的養成。本文首先探討樓鑰著重歷史源流的鑑賞能力與特質，以及他如何透過串聯片斷的歷史記憶，形塑家族文化傳統，並以實際行動向朝廷爭取榮寵，提升家族地位，進而說明文化力的展現，對樓氏成為南宋四明地區名門望族的建構過程及其意義。

---

\* 本文係論文初稿，尚待修訂，請勿引用。

## 二、 嵩嶽圖碑的故事

先世前蹤不可追，君從何處得全碑，上橫嵩岳三千丈，下列齊公廿四詩。室號揖仙懷舊事，菴名面壁認遺基，青氈真是吾家物，欲以瓊瑤厚報之。

先祖太師齊國公元符中知河南府登封縣，建炎兵燬，先集故物煨燼無遺。兒時猶見揚州伯父藏嵩山圖，丹青僅存，雖傳錄廿四峯詩，以生晚既不逮事，不知有石刻也。張致遠為京西僚屬，寄登封舊碑，得之驚喜，唐律為謝。

——〈嵩嶽圖有序〉，《攻媿先生文集》卷十一

這首七言律詩訴說一個南宋名人對先人文物失而復得的驚喜故事。故事的主人是南宋中晚期著名文臣四明樓鑰(1137-1213)。寧宗嘉定三年(1210)，樓鑰以七十四歲高齡，擔任參知政事一職。當時在京西南路任幕職官的同鄉張致遠，從宋金邊境貿易的權場上，看到樓鑰祖父樓异在元符年間(1098-1106)知登封縣時，遊嵩山後刻於石碑的嵩山圖及詩序，買下後寄贈樓鑰。樓鑰從圖繪的內容，確認該碑為先祖遺物，感到「如獲拱壁」，「得之驚喜」。由於該碑字跡不夠清晰，乃責由三子樓治重新書寫繪製。樓鑰除了寫詩向張致遠致謝外，也寫下這篇〈跋先大父嵩嶽圖〉，記述對家族傳承具有特殊意義的嵩嶽圖失而復得的曲折故事。<sup>1</sup>

〈嵩嶽圖〉與詩是樓异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九月以後所作。樓异字試可，為元豐二年(1079)進士，是徽宗朝四明地區最富名望的人。他喜歡遊山玩水，「嗜山水成癖」，自述不論到哪裡都「聚拳石，環斗池，終日玩觀，殆忘食寢」。元符二年(1099)，樓异出任登封縣令，因鍾情嵩山的山川形勝，任內三年數度與名宦陳師道及僧人參寥同登嵩山，留下許多唱和詩文。為了紀念這段經歷，樓异將官舍取名為「仰嵩堂」，也為生於登封縣的三子樓璩起小名為「嵩」。

樓异任登封縣令不久，即利用聽訟之暇，清理館舍舊圃，開鑿二個池塘，並築起五丈高的土台，名為「揖仙」。由於住處「北面嵩嶽，西顧少室，南望許田」，盡覽嵩山巉巖聳拔的形勢，樓异曾於建中靖國元年九月作〈三十六峰賦〉，由少林寺僧清江刻石；<sup>2</sup>後又聽說嵩山有二十四峰，不但舊有圖經傳記所未載，當地人也莫知其詳。一日，觀明大師李勝之從開封來訪，得知「二十四峰」之名出於道藏〈吳天師靈踪記〉所記，與實景相合，於是僱人繪下二十四峰圖，存放於仰嵩堂，同時寫下

<sup>1</sup> 樓鑰，〈跋先大父嵩嶽圖〉，《攻媿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四部叢刊初編本縮印武英殿聚珍本)，卷76，頁708。

<sup>2</sup> 樓异，〈三十六峰賦并序〉，收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等，2006)，128冊，卷2273，頁193-197。

〈嵩山二十四詠〉，將圖與詩均刻於石碑。<sup>3</sup>紙本圖與詩文則存放在他精心營建的宅堂中。其後，樓異二子樓琦還把這幅圖畫掛在雲岫堂的屏風上，並補書父親樓異廿四峯詩於圖右，作為具有傳承意義的家族文物。不幸，建炎三年(1130)，女真兵進犯明州，樓氏家園遭兵火嚴重破壞，家中文物全燬，嵩嶽圖亦未能倖免於難。

樓鑰的童年雖然未曾親睹嵩嶽圖，卻因熟稔祖父樓異的廿四峯詩，而對這幅圖留有深刻印象。樓鑰任官後，積極蒐集、整理家族文物，期望藉此提振家族在四明地區的聲望。嵩嶽圖石碑的獲得，更是他在成就家族重建大業上，最富紀念意義的盛事之一。樓氏家園重建工作，顯示了建炎三年以來，樓氏族人力致擺脫家道中落陰影而重新崛起的努力，而嵩嶽圖在此時的失而復得，對樓氏的振起實有化龍點睛之意義。

四明樓氏家族在樓郁發跡後，從奉化遷居鄞縣城南。政和七年(1117)，樓異向宋廷獻策，建議闢廣德湖為田，以其田租支應接待高麗使臣之需。宋廷接受建議，並命之為知明州。樓異在家鄉任職共五年，對地方頗有建樹，後又因組織豪勇抗禦方臘之變，守城有功，受封為徽猷閣直學士。<sup>4</sup>樓異既是當時四明士族中官位最高者，更累積了可觀的財富，誠為地方上最具有影響力的鄉賢。為了彰顯家族的富盛，樓異在城南鄰近樓家宅院的月湖十洲最南端的島上，營築錦照堂、懷煖軒等新宅院及畫錦橋等，作為休憩與住所，並獲徽宗御書題匾為堂名，其中錦照堂陳列徽宗親寫璽書。<sup>5</sup>

建炎兵禍，家園與湖上別墅均燬。紹興以後，明州官吏先後在月湖附近重建眾樂亭及逸老堂等庭園苑囿，樓家原有碑石都亂置暴露於外；一直到孝宗隆興二年(1164)，官府重建州衙，知州趙瀟重建錦照堂，更地名為竹洲，樓氏才得以興復故地。淳熙十年(1183)，史浩辭相位，孝宗賜地月湖竹洲，建造真隱館，作為其養老之地，與樓氏錦照堂所在相近，<sup>6</sup>但樓氏房舍庭園仍舊頹損殘蔽。寧宗開禧年間，樓鑰向朝廷請求由樓家自備材料，在原址重建錦照堂，作為未來閒退休養之地，獲得同意。<sup>7</sup>

<sup>3</sup> 樓異，〈嵩山二十四詠并序〉，收入傅璇琮、孫欽善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2冊，卷1275，頁14399-14403。

<sup>4</sup> 脫脫，〈樓異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354，頁11164。

<sup>5</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33上。

<sup>6</sup> 史浩，〈四明新第上梁文〉，收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200冊，卷4422，頁94。參見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地區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52。

<sup>7</sup> 樓鑰，〈乞增葺錦照堂劄子〉，《攻媿集》，卷33，頁302。樓鑰說：「自隆興二年……及今五十年」，則為嘉泰四年。然衡諸實況，樓鑰當於開禧二年(1026)再任官後，請修葺宅院，較為合理，「五十年」殆為概數。

嘉定初，樓鑰先後任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等要職，是樓氏族人中官歷最高者。<sup>8</sup>此時，樓鑰在其祖父樓異舊有宅園故地基礎上，重建奎畫、錦照等堂，請寧宗及太子賜書為堂名，期藉以恢復先祖榮光，同時也營建藏樓閣藏書。嘉定三年，作為藏書會友的東樓落成，其豪華超越樓異所築規模，樓內聚集豐富藏書。東樓前則另砌累奇石，仿徵樓異所繪嵩山，「嶄然有廿四峯之狀」。<sup>9</sup>樓鑰更將張致遠所贈、從榷場買回的崧嶽圖碑，列於屏下，名為「仰嵩」，以示懷念先祖起家創業的重要意義。從嵩嶽圖繪製，到石碑復現，先後近一百十年，離建炎三年樓氏家園被燬，到樓鑰重建家園、再塑嵩嶽圖，也有八十年的歷史了。

重建宅園、購置先祖遺物，乃至累石為廿四峯狀等情事，都表現出樓鑰在人生最高峰、也是最後的階段，有意識地凸顯樓氏家族在四明地區顯赫的地位。嘉定六年，四明人史彌遠繼韓侂胄為相後，為塑造振衰起弊的政治新局，不少被摒除在野士人受詔返朝，其中四明人尤眾，頓時形成主宰政局的優勢群體，甚而出現「滿朝朱紫貴，唯有四明人」的時諺。<sup>10</sup>此時樓氏家族所爭取到的種種榮寵，正是樓鑰為使家族家族堂皇居於名門望族之列，所作的努力。

樓異在任之明州期間，也由於將當地淤塞的廣德湖闢成耕田，增建水利設施，闢土七萬餘畝，年增產三十萬餘斛，造福鄉里社會。當地父老為感念他的德澤，曾繪樓異像，立生祠作紀念。紹興年間，莫將知明州時，重新增建。<sup>11</sup>到寧宗嘉定二年(1209)，在樓鑰暗中推動下，由鄉人湯建中等人三十二出面，向宋廷請賜廟額，獲賜為「豐惠廟」。<sup>12</sup>對士人家族而言，能獲得朝廷賜廟額是無上的榮耀，此亦為樓氏家族聲勢最盛的象徵。

### 三、樓鑰對書畫文物的蒐集與鑑賞

樓鑰晚年重建錦照堂和東樓，存放長期蒐集的書籍、字畫等文物，作為讀書會友的場所。樓鑰歷事南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曾隨二舅汪大猷使金，留下的《北行日錄》是瞭解南宋中期宋金關係的重要資料。在光宗朝，樓鑰曾諫光宗過重華宮，對孝宗盡孝道；寧宗初期，掌內外制，得代言體；惟後因黨附趙汝愚，論救彭龜年、呂祖儉、朱熹，抨擊韓侂胄專權亂政，被列入慶元逆黨名單中，罷歸鄉居十三年。

<sup>8</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33上。

<sup>9</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33上。

<sup>10</sup> 黃寬重，〈政治、地域與家族——宋元時期四明士族的衰替〉，《新史學》20卷2期，頁1-40。

<sup>11</sup> 樓鑰，〈望春山蓬萊觀記〉，《攻媿集》，卷57，頁527-528。

<sup>12</sup> 王元恭修，《至正四明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收入中華書局編，《宋元方志叢刊》），卷9，頁7下。樓異闢廣德湖為田一事的功過，在他死後即產生不同的評價。後人曾抨擊他「專事應奉」，但最後畢竟憑其後人在四明的社會影響力，而得以享有祠廟。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地域社會經濟研究》，頁158、165-167。

直到四明同鄉史彌遠任相，倡言更化，樓鑰才以超過七十之高齡，被詔入朝，先後出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等高官。

樓鑰雖歷任地方與中央官職，行政經歷豐富，政績卓著，然而他更以文才著稱，兩位晚宋著名學者袁燮與真德秀對樓鑰的評議，可以說明這一點。真德秀說樓鑰所寫的詔令「詞氣雄渾、筆力雅健」，其詞足以與南渡以來名家李邴、汪藻並稱一代文宗。<sup>13</sup>袁燮稱樓鑰「屬辭敘事以寬為主，不事雕鑄，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高水深之趣」。<sup>14</sup>可以說因著文學長才，和豐富的仕宦經歷，樓鑰不僅參與了南宋中期重要政務，也與眾多當代重要文士、朝臣結交，這從他一百二十卷的《攻媿集》中留下的大量詩文、序跋、書啟等資料，可以為證。

從樓鑰留存的文字資料中，固然可見證真、袁二人所述文才，但透過文字所述更可瞭解到他廣泛的嗜好與能力。真德秀就說：「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眾體，非如他人窘狹僻澀，以一長名家。」<sup>15</sup>袁燮也說樓鑰「雅好琴奕，達其妙趣」，<sup>16</sup>「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言往行，博采兼取，山經地志、星緯律歷之學，皆欲得其門戶」。<sup>17</sup>這種興趣廣泛、辨實認真的態度，從文集中樓鑰與友人對史事或經學的討論，可以看到論證詳實、有憑有據，兼及廣度與深度的內容。<sup>18</sup>

樓鑰對書法、繪畫的鑑賞能力與蒐藏嗜好，展現了他的文藝才華。《攻媿集》中留下超過一千首的今古體詩，及超過三百篇題跋序記等文字。其中絕大多數雖是詩人雅集唱和詩，與感性抒情、懷舊、記事性的文字，但關於書畫及著作討論的數量也不在少數。以繪畫而論，他看過的前人與當代的畫作超過八十一篇，而前賢有關詩文、奏議及書法家名帖的數量，猶較繪畫為多。討論學術及書籍版本的問題，更不在少數。除了韓幹、吳道子的畫作之外，樓鑰看過的宋代名畫家包括米元章、文可、范寬、惠崇、王詵、李公麟（龍眠）、宋徽宗、廉布、趙伯驩、楊補之、僧智融，乃至魏元理、徐競等人。<sup>19</sup>

《攻媿集》內容顯示，樓鑰沒有繪畫的經驗，不是畫家，但由於鑑賞畫作多，頗具品評能力，對韓幹、李公麟和僧智融的畫作，特別有興趣。他擁有一幅韓幹以

<sup>13</sup> 真德秀，〈攻媿集原序〉，《攻媿集》，頁1下。

<sup>14</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30上。

<sup>15</sup> 真德秀，〈攻媿集原序〉，《攻媿集》，頁1。

<sup>16</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23下。

<sup>17</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14，頁29下-30上。

<sup>18</sup>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攻媿集》，卷67，頁609-614。

<sup>19</sup> 參見陳高華主編，《宋遼金畫家史料》（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497-502。

馬為題、附有蘇東坡題詩的畫作，並對此頗感得意：「今日得之，始覺詩畫相互映發。」<sup>20</sup>一回，高麗海商攜帶一幅韓幹題為「看行子」的畫，到四明打算抵押，樓鑰確定是真跡，在商人贖回前，馬上請人臨摹一幅，並二次題詩抒發對未能獲得真畫，深以為憾。<sup>21</sup>在當代畫家中，他過目的李公麟畫作相當多，包括蓮社圖、孟東野聽琴圖、二馬圖、西域聖僧皓圖、二疏圖、馬性圖、騎射抱球、高僧誦圖、陽關圖、九歌圖、五十三善知識等十一種。<sup>22</sup>其中，他及其伯父樓璣收藏的李公麟畫作，包括蓮社圖、二馬圖、西域聖僧皓圖、二疏圖等四幅。樓鑰曾以家藏白居易的《長慶集》，與鄉人周模交換李公麟所繪二馬圖，並自認為是一樁美事，他說：「自古有以妾換馬，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見他對李公麟畫作之珍視。<sup>23</sup>

樓鑰擁有的當代畫作中，最多的是當屬僧智融。雪竇山僧智融以善畫牛聞名，但智融畫作少且避居深山，與人世隔絕，能得其畫作者絕少。樓鑰就說：「古人惜墨如惜金，老容惜墨如惜命，濡毫洗盡始輕拂，意匠經營極深窺，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sup>24</sup>樓鑰與智融交往甚深，曾獲贈歲寒三友圖。紹熙四年(1194)，智融圓寂，其徒弟道元求樓鑰寫墓誌銘，以智融畫的彌勒像、牛溪烟雨二幅及歸牛圖相贈。<sup>25</sup>他為牛溪烟雨與歸牛圖題詩，<sup>26</sup>好友李文綬贈和智融詩，他亦有詩為謝。<sup>27</sup>

評斷畫作真偽是樓鑰在鑑賞能力的一大特色。由於樓鑰看過繪畫多，並深入比較研究，因此能明確判定畫作的真偽。如他在考訂傅欽甫所藏梁元帝蕭繹鎮荊州時所作的〈職貢圖〉，經仔細檢視核對比較之後，指出該畫是李公麟摹本。樓鑰認為，「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圖，吳道子、韓幹尤多」，並舉公麟外甥張明達說其「舊時於前人遺跡，無所不扣」為證，認為傅欽甫所藏〈職貢圖〉正是李公麟的摹本。<sup>28</sup>樓鑰也對趙尊道擁有的〈渥洼圖〉加以考證，認為此圖是李公麟臨摹韓幹的馬，因有蘇東坡的題詩而被誤導為韓幹的作品。<sup>29</sup>即使如此，樓鑰仍然認為傅欽甫所藏〈職貢圖〉相當珍貴，因為「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sup>30</sup>樓鑰在比較二種〈高僧誦經圖〉後指出，不論是僧子恂或是蘇伯昌所擁有的摹本，不是李公麟或姚仲常所繪，畫者是喬仲常。樓鑰更指出，唐宋社會流行過於崇拜明星式的畫家，忽視其他名家的現象，「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於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為道子、

<sup>20</sup> 樓鑰，〈跋韓幹馬〉，《攻媿集》，卷 70，頁 636。

<sup>21</sup> 樓鑰，〈題高麗看行子〉，《攻媿集》，卷 3，頁 53；〈再題看行子〉，《攻媿集》，卷 4，頁 55。

<sup>22</sup> 陳高華主編，《宋遼金畫家史料》，頁 497-502

<sup>23</sup> 樓鑰，〈跋龍眠二馬〉，《攻媿集》，卷 73，頁 665。

<sup>24</sup> 樓鑰，〈催老融墨戲〉，《攻媿集》，卷 2，頁 27。

<sup>25</sup> 樓鑰，〈書老牛智融事〉，《攻媿集》，卷 79，頁 731-732。

<sup>26</sup> 樓鑰，〈題老融歸牛圖〉，《攻媿集》，卷 8，頁 100。

<sup>27</sup> 樓鑰，〈李文綬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為謝〉，《攻媿集》，卷 2，頁 37。

<sup>28</sup> 樓鑰，〈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攻媿集》，卷 75，頁 690-691。

<sup>29</sup> 樓鑰，〈題趙尊道渥洼圖〉，《攻媿集》，卷 3，頁 52-53。

<sup>30</sup> 樓鑰，〈跋二疏圖〉，《攻媿集》，卷 75，頁 691。

摩詰，不知有盧稜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sup>31</sup>以致許多託名假畫產生。

相較於繪畫，樓鑰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他曾看過也臨摹過許多二王書帖，擅長書寫大字，但現仍留存的則屬小型書帖。從筆者所見三件書帖看來，樓鑰筆力頗勁，有二王遺風。<sup>32</sup>從文集內容觀之，樓鑰看過的前賢與當代書帖頗多，少部分涉及真正書法名家的名帖，具文物寶藏價值，包括關注、討論最多的要算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蘭亭序〉。樓鑰所見的修禊序，至少有九家十種的典藏品，包括羅願、汪達、袁說友、李少陵、王伯長、輕闕居士、黃<sub>當</sub>、宇文紹節、王厚之等，其中他在替黃<sub>當</sub>〈定武修禊序〉寫跋時，提到自己就蒐藏一份淳化間的本子。他看到臨安三茅寧壽觀度藏草書《黃帝陰符經》，是唐河南褚遂良的真跡，覺得具有收藏價值，遂命長子樓冶臨摹一份，藏於家中。<sup>33</sup>

樓鑰過目的書帖，多為著名朝臣或文人留下的文字。他視之為具學術討論價值的文獻資料，多用心加以考訂、比較，說明其史料意義。如樓鑰家中原藏有畫本〈周公禮殿圖〉，後來得到臨江縣學向子諲於紹興十七年(1147)石刻的拓本。他發現兩種本子頗有異同，乃借趙彥逾在成都所摹禮殿本八軸，將三種進行仔細考訂。<sup>34</sup>樓鑰也將家藏五代蜀主孟昶與周世宗的書信，先後與《五代史》及《蜀檮杌》所記相互核對。<sup>35</sup>濮議是宋英宗朝的重大事件，也是歐陽修的重要政論，雖收入歐陽修的文集中，但原稿不得見。嘉泰元年(1201)三月，樓鑰拜訪餘姚縣令趙清臣，欣賞其所藏書畫時，看到由蘇頌後人轉讓給趙清臣的濮議真跡，樓鑰特將此稿與收入廬陵刊刻《歐陽文忠公集》文稿相校，指出二個本子互有優劣之處。<sup>36</sup>

從樓鑰對繪畫的評論及評價內容看來，他雖然也注意畫風，但美學鑑賞顯然不是樓鑰重心所在，其所關注的是經由比對畫作內容，說明畫作真偽及價值。樓鑰對書法的品評，也以討論書法的價值為中心，甚至將這些書帖當成重要史料，追溯其源流，而對著作性質的文獻，則透過不同版本的比較，考辨真偽或印證其史料價值，顯見關注歷史源流及探討學術意義，是樓鑰鑑賞與評論書畫文物的突出風格。

<sup>31</sup> 樓鑰，〈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攻媿集》，卷 71，頁 646。

<sup>32</sup> 其一即是故宮「文藝紹興：南宋南宋的藝術與文化」特展之展品，見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南宋的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168-169；二見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宋元尺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417-419；三為北京故宮所藏。

<sup>33</sup> 樓鑰，〈跋褚河南陰符經〉，《攻媿集》，卷 72，頁 661-662。

<sup>34</sup> 樓鑰，〈跋周公禮殿圖〉，《攻媿集》，卷 72，頁 657。

<sup>35</sup> 樓鑰，〈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攻媿集》，卷 72，頁 656。

<sup>36</sup> 樓鑰，〈跋趙清臣所藏濮議〉，《攻媿集》，卷 72，頁 662。

#### 四、 薰陶與傳承：樓鑰書畫鑑賞力的養成

樓鑰對書法、繪畫與文物的鑑賞與品評能力之養成，和他成長時期的環境薰陶和學術訓練有密切關係。對追求仕進的宋代士人而言，舉業是他們致力的目標，詩賦、經義及策論既是科舉考試的項目，士人傾力於相關領域典籍的研讀，學作時文為首要任務。樓鑰幼時即先與其兄長樓錫、樓錫受教於鄉先生李若訥，後又與同齡鄉人如袁燮、袁方、邊汝實等人，在楊萃私塾接受嚴於教學的福州名師鄭鏐，所學的當與舉業有關，當時一齊受教於鄭鏐的同學，後來多半登第。<sup>37</sup>

然而，對樓鑰而言，他在接受舉業訓練的同時，也受到家族藝術環境的薰陶。祖父樓异任官時結交蘇東坡、參寥、陳師道等人，留下相當多的書畫文物。建中靖國元年(1101)，陳師道有〈面壁菴記〉一文，記樓异助寺僧在嵩山少林寺附近中峯下築菴堂。<sup>38</sup>伯父樓濤曾先後知潭州與揚州並兼湖南轉運使等職，是樓家在紹興時期的代表性人物。樓濤本身能畫，留有二幅畫作，<sup>39</sup>在其仕宦過程中，由於對書畫的興趣，結交當朝官員甚眾，其中兼有書法繪畫名家如魏元理、徐競，或與當道不合而遭貶的名宦如張浚、劉岑等人。樓鑰形容伯父樓濤「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並收藏了魏元理所繪的蓮荷和桂花二幅畫。<sup>40</sup>徐明叔就是撰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徐競，他「善翰墨篆畫，其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俱冠絕，濡毫漱墨成於須臾」，四明人多蒐藏其作品，樓濤也藏有所作〈剡溪雪霽圖〉一幅。<sup>41</sup>樓鑰和他的二哥樓錫曾見過徐競，樓錫書法風格更深受徐競影響。<sup>42</sup>樓濤另一位擅長書法的至友，是劉岑。劉岑字杼山，自稱書法「草聖飛功，觀者必謂敏手」，樓鑰盛讚他「落筆沉著，詳緩甚不苟也」。<sup>43</sup>劉岑被貶全州時，曾得樓濤善待，因之與樓濤、樓璩兄弟均有交往。

樓濤與樓璩兄弟都喜歡蒐藏書畫，從《攻媿集》所見，包括張浚的感謝帖、<sup>44</sup>錢易的三經堂歌<sup>45</sup>、魏元理畫卷、<sup>46</sup>吳紫溪游絲書、<sup>47</sup>徐競〈剡溪雪霽圖〉，<sup>48</sup>以及蘇軾、

<sup>37</sup> 黃寬重，〈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圖與鄉曲義莊的推動〉，《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115。

<sup>38</sup> 陳師道，〈面壁菴記〉，收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123冊，卷2669，頁380-381。

<sup>39</sup> 樓鑰，〈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及〈又四賢圖〉，《攻媿集》，卷71，頁651。

<sup>40</sup> 樓鑰，〈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攻媿集》，卷73，頁665。

<sup>41</sup> 樓鑰，〈徐明叔剡溪雪霽圖〉，《攻媿集》，卷74，頁680-681。

<sup>42</sup> 樓鑰，〈先兄嚴州行狀〉，《攻媿集》，卷85，頁790。

<sup>43</sup> 樓鑰，〈劉杼山〉，《攻媿集》，卷74，頁677-678。

<sup>44</sup> 樓鑰，〈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攻媿集》，卷73，頁677。

<sup>45</sup> 樓鑰，〈又錢希白三經堂歌〉，《攻媿集》，卷74，頁677-678。

<sup>46</sup> 樓鑰，〈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攻媿集》，卷73，頁665。

<sup>47</sup> 樓鑰，〈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卷72，頁658。

<sup>48</sup> 樓鑰，〈徐明叔剡溪雪霽圖〉，《攻媿集》，卷74，頁680-681。

錢明逸、張文潛、林和靖、蔡端明、范太史、劉杼山、李西台、錢昆、呂大臨、蘇庠、游酢、趙清獻、徐東湖、韓南陽、宋宣獻、文彥博、曾子方、石曼卿、張都官、呂子約、周蓮峯、朱鬻山、王伯庠等人的書法。樓璩的官職雖不如其兄樓璣，但亦與名流交往甚密。<sup>49</sup>樓璩也喜歡蒐藏名家書畫，樓鑰說「先子嗜書如嗜艾，平生富藏名流翰墨」，獨視劉杼山「光前絕後，由祕寶之」，<sup>50</sup>此外樓璩也蒐購唐宋著名書家的作品，作為傳家寶。

樓鑰長兄樓錫除致力於舉業之外，更喜歡「哦詩結字」，「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虛度，間作墨戲於小山叢築，雅有思緻。及見杼山劉公，慕用其人，摹草書千字文，幾於亂真」。<sup>51</sup>樓錫最終未能中舉，或與他的詩書畫興趣，及投注甚多精力經營藝文生活有關。樓鑰次兄樓錫長於律法，有許多具體的司法作為，但對詩文書法更有興趣。樓錫真行俱精，後受徐競篆書影響，致力探究鐘鼎文，對說文解字、小學、字書都下過工夫。樓鑰形容樓錫「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對客作書，真行俱精。嘗見徐公競作篆，心願好之，下筆輒工……晚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考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鐘鼎遺文，從韻畧分，欲為一書」<sup>52</sup>。樓鑰堂兄弟樓鉉，係樓璩次子，則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楷法精妙，字學可敬。<sup>53</sup>

從樓鑰族兄的嗜好與專長，顯示樓氏到他這一代，由於家族環境優渥，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除受家族營造的藝術氛圍薰陶外，也有很多學習書畫的機會。樓鑰「精研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用而於義未安者，亦必辨正之」的風格<sup>54</sup>，不僅與家風有關，且展現了長才。這一點尤其可以從樓鑰和樓錫對文字書畫的興趣看出來。淳熙四年(1177)，樓鑰曾受友人林大備的囑託，辨明由薛正隆以古篆體為林父所寫成的墓誌銘。由於古篆難辨，一開始樓鑰才看懂二、三成；經過與樓錫一齊查閱字書，花費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才完全辨明。十二年後，林大備找到薛正隆另書的楷體墓誌，與之相校，證實「幾無所差」，<sup>55</sup>可見樓氏兄弟對字學有特殊的興趣與造詣。

<sup>49</sup> 樓鑰，〈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攻媿集》，卷 75，頁 695。

<sup>50</sup> 樓鑰，〈跋劉杼山帖〉，《攻媿集》，卷 70，頁 639。

<sup>51</sup> 樓鑰，〈續谿縣尉樓君墓誌銘〉，《攻媿集》，卷 105，頁 1035。

<sup>52</sup> 樓鑰，〈先兄嚴州行狀〉，《攻媿集》，卷 85，頁 790。

<sup>53</sup> 樓鑰，〈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攻媿集》，卷 73，頁 672。

<sup>54</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絜齋集》，卷 14，頁 29 下-30 上。

<sup>55</sup> 樓鑰，〈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銘〉，《攻媿集》，卷 70，頁 639。

樓氏兄弟字學能力的養成，與樓氏自幼接受家族成員另一房支的家學傳統訓練，關係更為密切。樓鑰的高祖樓郁有五個兒子，其中季子樓肖「家傳擅名而邃於小學」，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sup>56</sup>樓肖次子樓奔字元應，勤於百氏之言，尤精於小學，以古字寫《春秋》、《左傳》、《禮記》、《莊子》等，以教其子。<sup>57</sup>樓奔對許慎的《說文解字》皆能記誦，對六經句讀點法均有定規，認為陸明德的經典釋文最為詳密，對文字聲韻用力最深，並以此教其家族子弟。<sup>58</sup>樓鑰三兄弟自幼都受過樓奔訓練，也就奠定他對小學字書的深厚基礎。樓鑰自言：「五世祖正議……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奔，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於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sup>59</sup>樓肖一支雖祖父孫三代俱未能在科考上得意，但經營有道，家境頗饒，不僅接濟貧困族人，能在艱難環境中窖藏樓郁著作手稿，成為家寶，兼能致力學問，「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說」。<sup>60</sup>此亦是樓氏家族在致力於功名之外，傳承學術、培養多樣能力的重要途徑。

樓鑰自言：「余平時見士大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考其所自。」<sup>61</sup>由於樓家度藏豐富書畫，有培養子弟由小學字書入手的學術傳統，因此樓鑰歷官所至，不僅喜歡看他人蒐藏的書畫，與結交對書畫有特殊嗜好的朋友，也喜歡發表自己的心得，探求書畫的原委與歷史。這種追源溯流的態度，更表現在樓鑰藉整理書畫文物，來串建家族的歷史記憶，形塑家族的光輝傳統上。

## 五、 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統

追尋先人創業的足跡，並藉由眾人之力，以詩文與文物將家族一代代發展的片斷記憶，串結成積累性的發展經驗，並賦予此一家族成長軌跡的歷史意義，是士人家族富盛之後，成員努力的目標與願景。樓家正是在樓鑰這一代，透過系統且完整的文物蒐集與整理，乃至刊刻族人作品，配合有形的家園改造，總結並凸顯家族發展的歷史意義。

樓鑰筆下的四明樓家發展史，是曲折變化而非直線成長。從樓氏先人由婺州遷到四明的奉化，經歷艱困的創業過程，到樓皓、樓杲二代才奠下邁向仕途的發展基礎。樓郁中舉後，樓家遷居鄞縣城南，更是肇造樓氏起家的資本；而樓异的功業與財富，不但使樓家成為四明的名門望族，也為家族累積了發展紀錄的文物資料。可

<sup>56</sup> 樓鑰，〈三家詩押韻序〉，《攻媿集》，卷 52，頁 490。

<sup>57</sup> 樓鑰，〈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攻媿集》，卷 100，頁 970。

<sup>58</sup> 樓鑰，〈三家詩押韻序〉，《攻媿集》，卷 52，頁 490。

<sup>59</sup> 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攻媿集》，卷 109，頁 1071。

<sup>60</sup> 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攻媿集》，卷 109，頁 1071。

<sup>61</sup> 樓鑰，〈跋卞居士讓攝泰州長史牒並宣徽院公文〉，《攻媿集》，卷 71，頁 652。

惜，建炎三年(1129)的兵火使累代辛勞幾乎付之一炬；幸靠仕宦有成的樓濤逐步累積，重建家園。藉著樓昇、樓濤父子二代廣泛的人脈，結交名宦、名士，留下豐富的書畫文物，塑造家族的文化與學術傳承。一直到樓鑰這一代，在興建庭園宅地等硬體建設，重建家族榮光之餘，藉著文物逐步而有系統的形塑家族發展歷史，而其成果一直到嘉定三年(1210)，樓鑰個人仕宦經歷攀上頂峰、樓家已然成為四明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時，才告實現。

樓鑰重建並發揚家族的榮光，可以分成硬體建設和文物蒐集、書籍刊刻等多方面來說明。

從樓氏家園建設的發展歷程觀察，樓郁遷居鄞縣城內的城南之地，是家族從舉業至仕途發展的重要起家階段。到樓昇將家園由城南擴及鄰近湖島，營建豪華庭院，並獲徽宗賜額，到達另一個代表性的發展高峰。然而，其後歷經建炎兵火，家園遭燬，一直到樓鑰晚年才又在改名為竹洲的舊址重建，恢復先祖榮光的庭院宅第，將所有建物都回復舊觀，包括辛苦購得的樓昇石刻嵩嶽圖碑，同樣榮獲寧宗及太子御書賜題堂名。為紀念努力創業的祖父樓昇及父親樓璩，樓鑰將這個重建的宅堂取名為「仰嵩」。這種將實體建築與文物結合，處處以回復歷史記憶的呈現方式，正是樓鑰實現興復祖業、光耀門楣的願望。

同樣的，對光耀樓氏門楣具有實質意義的，是樓氏墓園的營建。據樓鑰記載，樓氏自樓鑰的九世祖才從婺州遷奉化，不知名諱。初期族人葬在奉化住家附近的明化院西南山地，名為樓太婆墓的地方。到樓皓，改葬於白水雷家隩；樓杲兄弟則葬於太婆墓山中，女性的墓地也一樣，大約均距奉化祖宅不遠。<sup>62</sup>樓郁一代雖遷居鄞縣城內，但族人葬地仍在奉化，如樓郁與其子均葬於龍潭。樓昇的兩位夫人不葬同地，樓昇晚年聽從風水師上官仲恩的建議，買下金鍾山，作為他的墓地，但墓地狹窄且與二位已逝的夫人葬地有相當的距離。家人雖打算併購鄰近四個山頭為墓地，但怕引起評議，只買下龍虎二山及其所鄰名為「金鍾」的沙洲，並在號「長汀子」的地段，建了守墳的長汀庵，其後族人均葬於該庵附近的墳地。<sup>63</sup>

該墳地地勢不佳，「神道門起於谿次，不能相望」，須由曲徑才能到達，相當不便，但無力改建。一直到樓鑰的母親汪氏於嘉泰四年(1204)過世，族人為配合汪夫人的葬期，決意重整祖墳，遷移冢舍，將老庵舍改建，「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於左半，在田間築壘」，共建屋三十多間，造石橋三所，使「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楸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

<sup>62</sup> 樓鑰，〈長汀庵記〉，《攻媿集》，卷 60，頁 549。

<sup>63</sup> 樓鑰，〈長汀庵記〉，《攻媿集》，卷 60，頁 550。

愈偉」，藉以顯現望族墓墳的氣勢，「少伸兄弟夙昔志願」。<sup>64</sup>同時整補祖墳周圍的松木，釐正疆界，另闢供僧徒住宿的房舍，作為守墓之用。樓氏祖墳重整時，宋廷已經恢復樓鑰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的官職。<sup>65</sup>雖然尚非樓鑰仕途的最高峰，但他認為所以如此，是祖宗蔭祐和宗族相成，即先世與在世願望的結合，才能實現並襯托家族的名望。這種情況與樓鑰的舅舅汪大猷在淳熙十二年(1185)花五十萬錢營建其祖塋及祀堂，期望達成「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葉」的心情是一樣的，<sup>66</sup>當是宋代富盛之家藉改建祖墳，以展現其地位財勢，及祈求振興家業的重要方式。

其實在樓鑰之前，其族人就有藉佛像祀祭的福報觀念，作為開啟家族興旺發達的象徵。樓郁雖是四明樓氏的起家之人，但樓氏族人將所以興起的背景，與福報觀念相結合，成為引導家族邁向科舉功名，成為名門望族的論述傳統。景德咸平年間，樓皓在奉化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他篤信佛教，為人慷慨豪邁，曾營建告成、明化等寺塔院觀，並買十部新印的《華嚴經》及《法華經》木板，印行百部，分送境內佛寺。樓皓「平時奉佛心謹，建立塔廟崇諸天」，<sup>67</sup>一天，其從江沙中掘得長僅尺餘而「端嚴相好巧且堅」的古銅佛像一尊。樓皓將佛像供養於家，「自茲累葉永為寶」，也從此為家族帶來邁向仕途的好運，「是生四子，六世祖（樓杲）其次也，由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樓郁）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sup>68</sup>此後，「決科衣冠遂蟬聯……大父……起身月卿出為郡，殿上寤主以一言，易守鄉邦凡五年，寵光赫奕為政宣」。<sup>69</sup>

樓異曾將此事蹟刻於石，並將銅佛移到新營建的園第精廬中。不幸，在金兵戰火中，屋燬像失。樓璣歸鄉後，募十萬錢，興建精廬，重塑佛像，重振舊觀，「後人事之加篤敬，日裊香篆長蜿蜒」。樓鑰關於銅雕佛像較詳細的記載凡二見，一是在開禧元年(1205)，他守母喪期間，一方面抄寫《法華經》，以資冥福，一方面為表妹婿趙師侑刊六祖金剛經口訣題跋文，來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sup>70</sup>一是和雷知院觀音詩時，兼敘銅像始末，時間不詳，但大約在守喪期間或之前不久。樓鑰指出，樓家發展受到銅佛的庇蔭，「衰宗幸有此奇特，幸知福利非唐捐」，也是將家族發展作歷史記憶與連結的一種表現。<sup>71</sup>

<sup>64</sup> 樓鑰，〈長汀庵記〉，《攻媿集》，卷 60，頁 550。

<sup>65</sup> 樓鑰，〈辭免復職狀〉，《攻媿集》，卷 32，頁 292；〈辭免與郡狀〉，《攻媿集》，卷 32，頁 293。

<sup>66</sup> 樓鑰，〈汪氏報本庵記〉，《攻媿集》，卷 60，頁 548-549。

<sup>67</sup> 樓鑰，〈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攻媿集》，卷 5，頁 68-69。

<sup>68</sup> 樓鑰，〈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攻媿集》，卷 74，頁 681-682。

<sup>69</sup> 樓鑰，〈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攻媿集》，卷 5，頁 68-69。

<sup>70</sup> 樓鑰，〈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攻媿集》，卷 74，頁 681-682。

<sup>71</sup> 樓鑰，〈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攻媿集》，卷 5，頁 68-69。

在有形的營建園宅修葺祖墳，及藉銅佛故事串建家族發展軌跡之外，樓氏族人更經由家族聚會，在精神層面激勵年輕族人勤勉向學，以振家聲。《攻媿集》保留一份乾道五年(1169)四十多位族人聚集在畫錦坊舉行「詠歸會」的情形，有助瞭解樓氏族人建立家族傳承的用心。該資料並未描述這個家族聚會的詳細內容，也許是出仕返家者與族人互勉性質的講話活動。聚會的地點畫錦坊有孔子像，可以容納四、五十人。該會由任夥縣尉的族人主持，先祭拜先聖先師，後由任臨安教官的族人講夫子入孝出弟之意，最後由即將遠行任官的樓鑰講話。

樓鑰在詠歸會講話的內容，主要是以具體的事例，闡釋自樓郁起家以來，歷代仕宦的先人均以清白相傳，學者則以詩禮相勉，嚴守家法，才能成為四明望族的過程。樓鑰希望族人在家族富盛之後，尤其是年少族人，要有長遠規劃，應「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以速成為戒，洗盡膏粱習氣，勤勉於學，否則「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於後人者」，勉勵年輕族人「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sup>72</sup>這份資料雖然是記載三十三歲樓鑰的講話內容為主，說明由記錄家族歷史，將先人成功的科舉經驗，刻畫成鼓勵族人發揮此一傳統，以期在激烈的科舉競爭中，維持優勢。

這份資料也預示樓鑰對家族傳承與發揚的重視。在他往後的人生中，無論是仕宦或鄉居，均多方努力，藉由蒐集、保存和整理先人的遺物或其相關資料，以記錄家族的發展軌跡。其中，樓鑰祖父樓昇在樓氏家族發展上尤具關鍵角色，其所獲朝廷頒予榮譽性的文件，如進士題名錄和官告，更是樓鑰致力蒐集的文物。建炎三年，金兵進犯明州，「先世遺文片紙不存」，<sup>73</sup>對樓家造成極大的破壞，其中包括被視為最能彰顯個人與家族榮耀的傳家寶——進士題名錄——也同樣難逃兵火之災，「鑰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存者」。<sup>74</sup>

為彌補此一憾事，樓鑰積極尋找這些象徵榮譽的家族文物。紹熙元年(1190)，樓鑰向其同年章澥傳錄一份元豐八年(1085)樓昇考中焦蹈榜第三等第十人的進士小題，作為傳家寶。<sup>75</sup>經由轉錄這份進士題名錄，引發樓鑰對相關進士小錄的濃厚興趣，先後比較過嘉祐二年(1057)章衡榜蘇軾兄弟的小錄，及紹聖二年(1095)的小錄，<sup>76</sup>進而討論端拱二年(989)及咸平元年(998)二種綾書金花帖子的小錄與上述各題名錄的

<sup>72</sup> 樓鑰，〈詠歸會講話〉，《攻媿集》，卷 79，頁 726-727。

<sup>73</sup> 樓鑰，〈跋葉夫人墓誌〉，《攻媿集》，卷 74，頁 683。

<sup>74</sup> 樓鑰，〈跋金花帖綾本小錄〉，《攻媿集》，卷 73，頁 668。

<sup>75</sup> 樓鑰，〈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攻媿集》，卷 70，頁 641。

<sup>76</sup> 樓鑰，〈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攻媿集》，卷 71，頁 650。

異同，並比較宋廷歷代對待進士態度之不同。<sup>77</sup>樓鑰祖父樓异在宣和年間，因領導四明抗禦方臘的攻掠有功，而被升為徽猷閣直學士的告命，更被視為樓家的重要傳家寶。然而，樓鑰感於誥詞內容及揚州通判卞養直的跋語過於簡略，無法凸顯先祖偉蹟，乃以親身任職所見，結合外祖父汪思溫為樓异所寫的神道碑，重新梳理考訂，詳為解說，意在導正「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藉以發揚祖業榮光。<sup>78</sup>

除朝廷文件外，樓鑰與其族人同樣積極地整理先人著作，以追尋先人軌跡、發揚祖業幽光。樓郁是樓家第一位中進士的起家者，在地方任教三十多年，是四明教育的啟蒙者。<sup>79</sup>樓郁好著書，「手澤盈篋」。建炎三年的兵火起於倉促中，幸賴樓肖三子樓弃的夫人張氏「捐金募人窖藏」，才得以保存，成為日後的傳家寶。<sup>80</sup>然於事功極有表現、開創樓氏新局的樓异，雖然先後與僧參寥、陳師道交往，有詩相唱和，但詩文多在兵火中焚燬，只存二十四峯詩及與參寥的喜雨詩等少數詩文而已。<sup>81</sup>

樓鑰先人中留有著作的，包括樓肖之孫、樓弃之子樓鏐，及樓光次子。樓肖是樓郁的幼子，邃於小學；其次子樓弃字元，應是元符三年(1100)進士，學問該洽，通曉許慎說文解字及陸明德經典釋文，長於字學，以教樓氏子弟。樓弃四子君秉者，尊其學，取歐陽修、蘇東坡、黃山谷三家詩，集類以聲韻，以楷書寫成四十萬字的《三家詩押韻》一書，樓鑰為其作序。<sup>82</sup>樓弃子樓鏐字景山，是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曾任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縣等職，雖任官有聲，以疾奉祠而死。樓鏐長於長短句，深得唐人風韻，後由樓鏐婿黃安道匯集殘稿，成《求定齋詩錄》刊刻出版，亦由樓鑰作序。<sup>83</sup>樓光雖中熙寧九年(1076)進士，任畿縣宰時，因與上司不和，罷歸，其次子不事舉業，安貧樂道，將樓光與眾人和詩，集成《紙閣詩》一冊，樓鑰為其作序。<sup>84</sup>這三本與字學有關的著作，其出版及流傳情形不詳。不過，樓璣和樓鑰的著作，不僅整理刊刻，而且流傳後世，至今尚是樓氏家族的代表著作。

樓璣的〈耕織圖〉及詩，是中國重要的農業技術著作。紹興年間，樓璣任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有感於農夫蠶婦勞作之辛苦，以實地採訪的方式，將織作始末，繪成耕、織二圖。耕圖自浸種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圖則從浴蠶至剪帛，共二十四事。每事繪一圖，繫以五言詩一章，每章八句。這部〈耕織圖詩〉因近臣之薦，

<sup>77</sup> 樓鑰，〈跋金花帖綾本小錄〉，《攻媿集》，卷 73，頁 667-669。

<sup>78</sup> 樓鑰，〈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攻媿集》，卷 73，頁 675-676。

<sup>79</sup> 樓鑰，〈高祖先生事略〉，《攻媿集》，卷 85，頁 780。

<sup>80</sup> 樓鑰，〈叔祖居士並張夫人墓誌銘〉，《攻媿集》，卷 100，頁 970。

<sup>81</sup> 樓鑰，〈跋參寥詩文〉，《攻媿集》，卷 72，頁 658。

<sup>82</sup> 樓鑰，〈三家詩押韻序〉，《攻媿集》，卷 52，頁 490。

<sup>83</sup> 樓鑰，〈求定齋詩餘序〉，《攻媿集》，卷 52，頁 490。

<sup>84</sup> 樓鑰，〈紙閣詩序〉，《攻媿集》，卷 52，頁 489。

得以進呈給高宗，正本存於後宮，樓家則留有副本。<sup>85</sup>至嘉定三年，樓鑰任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時，由樓璣的孫子樓洪、樓深重繪二份，刻於石，由樓鑰書丹並寫跋文，將之呈給皇太子，希望太子在講讀之餘，加以觀覽，以「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sup>86</sup>不過，實際刻石是在嘉熙元年(1238)才由樓鑰的孫子樓杓完成。<sup>87</sup>這是樓氏族人經歷不同世代才完成的事業。

這種蒐集、整理，乃至出版家族前輩著作的事，是宋代，特別是南宋社會相當普遍的風尚。在周模墓誌銘中，樓鑰就揭示此一現象，指出周模叔父周鏐「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於世，文集僅二十卷」，周模恐其久而墜失，於是手加編校，並以千緡為鋟版印造之費，才讓《承宣集》得以廣為流傳。<sup>88</sup>宋代部分士大夫入仕且任高官後，經濟力既強，其子孫往往將刊印先人的文集，作為光宗耀祖的盛事和恪守孝道的大事。這種由家人刊刻文集的現象，被視為家族傳承的要事，朱迎平教授即指出，這類被稱作家集的文集，材料最完整、校對最精審，是別集中的精品，並舉陸游、周必大和劉克莊文集，由其子弟精校刊刻的事為證。<sup>89</sup>樓鑰《攻媿集》彙整出版，除了承繼樓氏恢弘祖業榮光的行動之外，正反映此一南宋社會文化風尚。該文集是由樓鑰三子樓治在樓鑰死後，將其詩文彙整為一百二十卷的文集，請真德秀作序，而由家族刊刻出版。這套文集刻印精美，除能彰顯樓氏的富盛之外，更能呈現宋代家刻文集的特色。

以樓鑰為主進行一連串追尋家族發展軌跡，振興祖業的硬體營建和文物資料的彙整與梳理，乃至標榜家族傳承的工作，其目的都在彰顯家族的榮光，維持地方名門望族的地位。這些努力看似零散無緒，但嘉定三年任參知政事的樓鑰，不僅創造個人仕途的最高峰，也是家族有史以來任職最高的官員。在樓鑰的請求下，寧宗同意樓氏在竹洲重建宅第，並賜與其堂宅御書題名，當然是對樓鑰個人、乃至家族整體表示榮寵。更由於樓鑰在背後的努力推動，由當地父老出面向宋廷申請，獲得朝廷同意，將紀念樓异的祠堂賜廟額為豐惠廟。<sup>90</sup>這一連串的舉措，都將樓家在四明的聲望推到僅次於三代為相、後受賜家廟的史家而已。<sup>91</sup>

<sup>85</sup> 樓鑰，〈跋揚州伯父耕織圖〉，《攻媿集》，卷 76，頁 707-708。樓洪也有跋文，樓洪，〈耕織圖詩跋〉，收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 294 冊，頁 352-353。

<sup>86</sup> 樓鑰，〈進東宮耕織圖劄子〉，《攻媿集》，卷 33，頁 302-303。

<sup>87</sup> 〈耕織圖後序〉，收入王潮生主編，《中國古代耕織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頁 192。

<sup>88</sup> 樓鑰，〈周伯範墓誌銘〉，《攻媿集》，卷 109，頁 1069。

<sup>89</sup>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49-150。

<sup>90</sup> 王元恭，〈祠祀·神廟·惠豐廟〉，《至正四明續志》，卷 9，頁 7 下。引至元三年況逵記文。

<sup>91</sup> 史家賜家廟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禮〉 12 之 6-14。

更重要的是，樓鑰在串聯歷史記憶、型塑家族傳承的過程中，他的同輩及子姪晚輩，都在不同時期參與這項工作。詠歸會是形塑家族成員集體意識的場所，自不待言。其他像樓鑰與其次兄樓錫共同解開薛士隆篆字的謎，當是二人中年之事。匯集先人著作，更是樓鑰各房子嗣共同努力所完成的。尤其樓鑰晚年由於體力不繼，許多文獻抄錄、臨摹的工作，都由子姪代勞。如樓鑰比對不同版本的華陀《中藏經》之後，感於年老不能繕寫，乃由姪兒樓澆抄錄。<sup>92</sup>樓鑰向鄉人豐有俊借到端拱二年及咸平元年二榜的金花帖子綾本的進士小錄之後，也是「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澆臨寫，藏於家」。<sup>93</sup>樓鑰亦向豐有俊借到臨安三茅寧壽觀所藏唐人褚遂良草書皇帝陰符經，認為是善本，乃命長子樓淳細書臨摹，以存舊本之萬一。<sup>94</sup>當然，樓鑰在嘉定三年所做兩件對他和家族都頗有意義的大事——嵩山圖碑詩文的重寫刊刻——也是由其三子樓治書寫的。樓鑰伯父樓璠〈耕織圖〉的重繪、乃至刊刻，則是由其姪樓洪和樓深一起著手，後來由樓鑰的孫子樓杓正式刊刻成石。這些資料的整理工作，多是在樓鑰鄉居或晚年進行的，參與這些工作的樓氏子弟當時都未見中舉紀錄，雖有官職，但多屬以蔭入仕的中級官員，且其時多亦鄉居故里。結合樓鑰晚年的資料與活動狀況看來，樓家除了樓鑰本人居高官，家業富饒，有能力蒐集真善書畫、文物，營繕豪宅，作為讀書社交場所外，更有能力刊刻族人著作，顯示文藝文化活動已成為樓氏族人的生活重心之一，而不全然汲汲營營於謀求政治高位而已。

## 六、 結論

當我們回顧四明樓氏家族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有一些脈絡可循。在第一個階段，是透過教育，爭取科第，積極營造地方人脈與作功德，作為起家的資本。第三、四代起，既有功名，則致力於開拓地方乃至中央的人脈，透過婚姻與教育，擴張並紮穩人際資源，開始出現與當朝名臣交往的紀錄，以及由於教育資源的擴展，培養子弟對科舉以外知識的追求。第五、六代樓昇、樓璠時，是家族全面發展的階段。時當兩宋之際，四明的重要性增強，他們在家鄉一方面建立豐厚的人脈，另一方面也藉營建豪宅或成立義莊，來厚植家業，使樓氏成為四明地區實至名歸的名門望族。

更重要的是營造藝文環境。他們跟當代名臣如陳師道、張浚及書畫名家如魏元理、徐競等人交往，留下交遊的文字記錄，藉由庭園、豪宅，與文人雅士交往，建立家族的藝文生活。樓昇留下嵩嶽圖及詩文、樓璠繪製的耕織圖詩都成為家族寶貴的資源。樓璠、樓璠兄弟更廣泛蒐藏前代或當代著名書畫家的作品，作為與人唱和及傳家的典藏品。可以說，樓氏第五、六代在厚植家產，透過婚姻建立地方人脈，

<sup>92</sup> 樓鑰，〈跋華氏中藏經〉，《攻媿集》，卷 72，頁 655-656。

<sup>93</sup> 樓鑰，〈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攻媿集》，卷 73，頁 669。

<sup>94</sup> 樓鑰，〈跋褚河南陰符經〉，《攻媿集》，卷 72，頁 661-662。

以樹立家族在鄉里的名望外，更藉蒐藏書畫名作，作為拓展人際網絡、建立家族藝文傳統的資本。

除極力營造藝文環境外，樓氏族人也致力於基礎學術的探索。樓肖、樓奔父子未能在舉業追求上有所成就，卻致力於說文解字，經典釋文等字書、小學的探研，並以此專業教授樓氏家人，培養了其子弟多樣的興趣。這種小學的專門知識，雖未必有助於科舉考試與功名的獲取，但一旦具備此一能力，對中舉任官的族人而言，此能力的養成不僅是一項與人交往、建立人脈的重要資本，更有利於凸顯品評書畫的特色。可以說經濟實力與藝文能力的培養，是樓氏家族第五、六代擴展人際資源、建立家族傳承的關鍵因素。

在前代奠定的雄厚發展基礎下，第七、八代的樓氏族人更著力於光耀門楣的舉措，樓鑰的作為尤居關鍵。樓鑰不僅高居參知政事等要職，藉其詩文與字學之優長特質，經由文藝活動與當代著名朝臣學者往來，建立廣泛的人際關係，更與四明的史家、汪家、袁家等士族緊密連結合作，形成以士人為主體的社群，共同推動地方上的公共建設、公益活動，形塑四明地區的社會文化特色。樓鑰積極整建祖墳，營建園宅，以恢復先祖榮光，在其幕後推動下，宋廷賜其祖父樓异的祠堂為豐惠廟，更將樓家在四明地區的聲望推到最高峰。

在建立家族文藝傳承上，樓鑰的角色更為關鍵。為了振興家族，樓鑰透過家族文物的蒐集整理，將片斷的歷史紀錄，串建成形塑家族傳承的歷史記憶，更整理出版包括他與先人的著作，以體現家族的盛業。為了喚起並擴大家族的歷史記憶，參與者除樓鑰之外，還有他的親兄弟、堂兄弟及不同房支的子侄輩。可以說在他的發動下，第七、八代不少族人都共同參與這個經由藝文資料的彙整，建立家族在仕宦之外文化傳統的過程，標誌樓氏家族在四明地區超乎一般仕宦家族的特殊地位。

在宋代，要建立像四明樓氏具文化傳統的家族，除了雄厚的經濟能力、顯赫的任官經歷與廣泛的人脈之外，家族須具培養文藝與學術能力的環境與條件，透過實物接觸與文化薰陶，培育族人多樣的文化藝術與學術才華，經歷數代的醞釀與培育，才能建立此一傳承。這種累世所建立的學術文化傳承，成為社會上的新指標，是宋代一般士人家族在追求仕進之後，積極尋求的下階段目標。